

# 第一编

## 导 论



# 第一章 对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研究的几点看法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有着一部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文物典籍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研究中，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我国有它开创和发展的过程。过去的开创和发展是今天史学创新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今天的创新和发展又是未来的再创新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把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放进这一全过程中作出新的思考和研究，才能从过去的研究中再发现、再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

史学研究严格地讲，是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不同时期的族情和国情所进行的研究。族情和国情是通过历史的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

化的综合表现出来的，既要研究过去，也要研究当前，更要预测未来；既要从小系统结构研究，也要从大系统结构研究；既要研究普遍的规律和特点，也要研究具体的规律和特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是民族和国家的革命、改革、进步的知识宝库。因此，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都不能离开历史这面镜子。

下面着重对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讲几点看法：

## 一、理论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必须全面理解，它包括指导史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指导学科研究的史学理论和构成专业研究的主体思想。

史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规定的。但是在史学的研究中，能够从基础理论上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长期学习和实践的过程。我认为应当自觉地从三个层次学习和掌握。第一个层次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从中掌握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二个层次是经常不断地学习和掌握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特别是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从思想和实践中认同。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我国当前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强化史学研究和我国国情相结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心和意志。第三个层次是通过学习和掌握，自觉地把理论运用到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去。这三个层次是有机的结合，是使自己的学习和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使学习同自我反思，以及所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和所从事学科结合起来。不堪设想，作为一个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工作者，对当前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漫不经心，而认为结合现实斗争研究历史的问题是适一时之需，而离开理论指导和现实斗争的单纯的史事考辨是永久有用的。这种轻理论重史料的倾向还是存在的，是在史学研究中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淡化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说是在史学研究中搞和平演变者可能利用的土壤，应当引起史学界研究者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深入到学科的研究中去，全面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论述，从学科体系、结构、具体内容和研究的方法上掌握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部理论。现在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现象是存在的，在课题上如果不开设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概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述，而相反的是介绍西方史学和流派，如果讲授者又是西方史学的崇拜者，很缺乏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和鉴别能力，这实际上是削弱和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把它让给西方史学。我们现在的年轻史学工作者，其中有的缺少系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的学习，没有经过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其甚者有的在研究古代思想家的人本思想时，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点进行分析和研究，一味用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美化古代思想家，类似这样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深思。这说明在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是多么需要。史学的研究，允许对当前国外史学进行了解，但决不能削弱和放弃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阵地。

在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应当提倡大有作为的思想，强化为建

立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强心和自信心。现在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和解释权属于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个人不能在学科中发展。我认为应当转化这种意识。孟子说得好：“圣人”亦人，我亦人，人皆可以为“圣人”。在学科的发展中很需要有学科的领袖人物出现。在学科的研究中，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我国历史的实际，经过理论的升华，形成研究的主体思想，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史学研究体系和结构。在过去的研究中，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曾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学说为主体，系统地建立了中国通史的体系、结构。在史学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历史的实际，经过理论的升华，提出专业研究中的主体思想，推动史学在一元思想指导下的多家的的发展，是繁荣学科所必需的，这是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 二、国情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我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研究历史的问题，这是史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原则，也是史学发展和创新的一个系统工程。我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是什么，由一个什么样的实际构成？它经过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和特点？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回答。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华夷正闰之辨”与反“华夷正闰之辨”的斗争。在近代历史上又有帝国主义反动御用史学反对中国统一，鼓吹分裂，宣扬“南北对立论”、“少数民族不是中国”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今天还在进行，只是由过

去在帝国主义军事侵略与反侵略中进行，转变为在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中进行。斗争的根本点就是从对我国历史的国情认识上产生的。

我国历史就是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国家，这是我国历史的最大实际和特点，也是史学研究的最大实际和特点。多元是一体的多元，一体是多元的一体，一体是研究历史的最大的前提和基础。我国是由一体中的多元的民族和文化，向黄河的中下游辐辏，其先进部分经过接触和交融发展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和文化，并以此为主体以与四周的民族与文化的内向辐辏与外向联系结合为一体，这就是“天下国家一体”的构成，并由一体内的内中环的王畿与诸侯国为中国九州地区；由一体内的四海（四裔）的民族为四海夷狄地区。在“天下一体”时分中外、分华夷，中外与华夷不同域、不同制，由同服而结成一体的关系，这就是内中环（中国）的同服同制与内外环（四海）的同服不同制。君天下，国诸侯，家大夫，边四夷，是“天下一体”国家构成的全部内容。天下在古代是国家的政治概念，是一体的最大和最高的系统。在这个最大系统中包括不同层次的诸系统，由一体内的内中环与内外环以与一体外的外外环的邻族和邻国发生关系。由“天下一体”发展“中华一体”。辽、宋、金、西夏是以南北朝为重心的多中国王朝、列国、列部并存的时期，在此基础上元朝统一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一体”的国家，明朝是对这一统一的继承、发展和巩固，从历史上消除了过去春秋、战国、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金、西夏时多中国王朝、列国、列部不同形式和类型所构成的一个时代的分裂，这样的时代在元以后不再出现。一体是我国古代的国家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区域

的整体观念，统一是一体内的诸事物的统一。分裂也是一体内诸事物的分裂。统一与分裂是就一体内的诸事物的合与分而言的，不管是统一还是分裂不改变一体的性质。“华夷正闰之辨”出现在中原华夏族形成以后，用人禽观念看一体内的中外、华夷之分，并把它看成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宣扬“裔不滑夏、夷不乱华”夷狄入居中国就是乱华 所谓“五胡乱华”无非是乱了在中原汉族的华，为在中原的多民族的华，在中原的民族和政权，都是中国的民族和政权。在辽、宋、金、西夏等王朝并存的时期，是乱了中原的民族和政权为华的格局为不分中外的王朝、列国、列部都是中国的王朝、列国和列部的新格局。从“华夷正闰之辨”的传统观念看这个时期的历史，只有宋是中国、华夏和正统，辽、金、西夏等不是中国、华夏、正统。实际上这是由“天下一体”时中原的中国、华夏，向全国的中国、华夏重大发展时期。宋是中国、华夏，与宋对峙的辽、金，也是中国、华夏。就是宋也承认辽、金是北朝，与其为一家两国。西夏是中国的王朝，在西部的黑汗王朝，自称桃花石（大国华人）是一体内的西方的中国。西辽是辽的继续 如南宋与北宋合称“两宋”则西辽与辽应合称“两辽”。元就是在这—基础上合全国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一体”国家。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些反动史学家，他们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否定中国历史上的一体这个最大的实际。

### 三、创新问题

有人提出历史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而

史学不存在更新的问题。史学是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有它普遍地运动的规律和特点，也有它不同历史阶段运动的具体规律和特点，而且史学自身也在发展变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是停留在一点上永远不发展变化，也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

马克思史学的发展如果以过去的模式、成果和它在发展中已取得的成就，就以为停滞不能再发展和创新，或者就发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危机”论调来，提出要以什么“新观念”、“新方法”来代替，都是行不通的。不能把创新理解为代替，也不能把创新理解得非常肤浅。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创新的前提是继承，是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取得超越过去和跨时代的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先进思想的精华荟萃，它在发展中从来不拒绝对进步的新知识、新方法和新手段的运用，以指导各个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把那些唯心主义研究的新学科，经过革命的批判和改造，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新学科，而绝不是拿来主义，照搬照用，更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贩卖唯心主义的私货。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创新有两个途径和三个层次。两个途径是综合独创和批评出新，三个层次是从新、立新和创新。综合独创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途径，从约到博、从博到专，最后集诸精而达到通，汇诸精通而独创。批评出新与综合独创是相辅为用的，批评就是对过去的研究持批评的态度，也就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吐故纳新，促进学科的研究，增强活力，在认识上有新的发现、进步和升华。从新、立新和创新，是史学研究向新发展和新开阔的有机联系的三个层次，而这三个层次立足于史学大发展的蓝图之上，

是为在发展中开创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体系、结构而提出的，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我国发展的需要。比如过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我国历史的最大实际和特点，提出我国自古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自秦以后又是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个理论是符合我国的实际的，它不仅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而且在维护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中也有实际的意义。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否就不容再思考和再完善了，我国历史发展变化的实际，是检验理论是否完善的客观标准。从我国历史的最大实际的一体构成看不是一个模式在“天下一体”时的一体构成的内部是分中外、分华夷以人禽的观念看中外和华夷，占着主要地位的是隔中外、隔华夷的“天下为家”的一体思想。秦朝的统一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分中外、分华夷的一体国家。辽、宋、金、西夏已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分中外皆是中国，不分华夷皆是国人，以人的观念代替了过去的人禽观念，反对在一体中分华夷，分中外，主张有着同一的文脉、道统的民族和地区都是中州（中国），元朝统一是不同于秦统一的“中华一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两种不同的格局和模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应当区别开来。如果不加区别，仍视宋为中国、为华夏、为正统，而辽、金、西夏等王朝不是中国、华夏、正统，再加上把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理论用之于一体内的民族与政权中去，必然造成研究中的是非混乱。从史学研究的实际来看，由于不区分这种变化，也容易出现汉化与华化的应用混乱。汉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始于汉，大约到北朝时汉族这个名称才在中原作为与在中原的其他族的一个对等的名称出现，而华在中原已上升为在各族以上的一个称谓，汉是华，在中原的鲜卑等族也是华。后来又由中原的华发

展为全国的华，华成为全国各族及文化的共称，是在同华中存不同的族及其文化。至于民族间融合，有的融合为汉族，但汉族也有的融合于其他族。在“天下一体”时，由于少数民族的自强自树的能力还有限，往往是进入中原后与汉族融合，但到辽、宋、金、西夏时不同了，他们的自强自树能力加强，创造本族文字、保本族制度、为本族办学校、开科举，要求在同华中保本俗，与汉族同华而不同汉。因此这个时期华文化是包括各族文化在内的华文化。从发展的总趋向看，不是各族汉化于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华化为一个全华的由多民族组成的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新，应当是在本学科研究的整体或者某一领域的体系与结构的创新，创新的前提是从新，创新的基础是立新。从新是从时代之新、观念之新、资料之新、方法之新、手段之新，并以此作为起点对本学科进行新的思考、探索和研究，这是史学研究所必备的素质和前提。从新的思考、探索和研究在于立新，立新是一个个地立，这样的立新的东西多了，就会达到诸新的汇聚，最后才能达到学科的整体或一个领域的体系和结构的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代大师发展的道路，他的成就是继往开来的，影响是跨时代的。作为一代大师者不一定出自当时学问最博大的而往往是那些学问不最大而在从新、立新、创新的全过程中作出伟绩来。这是有期于史学界的年轻一代，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作出新的贡献，承担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的一代中发展的重任。

## 四、批判问题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我国历史实际进行研究，沿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不断进行思考、探索和创新，这是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根本原则和方向。史学的发展从来是在批评和批判的过程中发展，没有批评和批判也就没有史学的进步和创新。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着资产阶级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渗透与和平演变的危险，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并发展和占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使命，是在史学领域中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两种命运的斗争。

当前在史学领域中坚持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在思想认识上还是有差距的，并成为批判的思想障碍。有的人认为批判就是政治，不是史学，因而热衷于所谓纯学术研究，把批判和史学研究看成是截然对立和不相容的。在实践上也往往是这样，坚持在史学领域中的批判被单纯看成是政治任务，而不是被看成是搞学问的人所应作的事，因而视批判为赶政治浪头。从历史上看，史学本身就是批评的、批判的史学，批判与史学理论、史学研究、史学的发展和创新的没有分割的关系。在史学研究中没有批判，也就没有史学理论的发展，没有批判也就没有史学的破旧创新，因而批判必须与史学自身的发展结合起来，脱离史学自身发展的批判不是史学批判，也不是批评的、批判的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岗位就是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阵地，就是开阔对历史实际的精湛研究，就

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新。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既能够自我批判，也能够对在史学中出现的错误和导向进行批判，这样才能对当前企图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资产阶级反动史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史学动向进行无情的认真的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域中是否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和平演变、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呢？要看到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地想在我国搞和平演变，他们叫喊的口号最响亮的是超阶级的人性、人权、民主、自由。在对封建时代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暴君的研究中宣扬超阶级的人权、民主、自由，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资产阶级所能够接受的理论，甚至公开讲“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要用“新方法”代替马克思主义研究。而我们决不允许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曲解为人性的理论，从史学研究的历史实际（国情）的研究看，决不允许拼凑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和现在还流行的反动理论，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国家虚无主义，鼓吹资本主义文明，宣扬分裂，反对统一，混淆民族和国家的不同观念，在领土主权上大作文章，反对我国的最大实际是多民族国家。而在批判中应当把那些热衷于以和平演变为宗旨在史学领域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同在史学研究中有一般的学术思想观念和错误的人严格地区别开来，但不能因此而抹煞在史学领域中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应当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创造，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中的批判，批判是

为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个根本的宗旨是不能改变的。在当前改革、开放中，史学的研究同样是不能关着门研究，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吸收世界人类的一切进步的东西，吸收和引进科学的研究手段，因为我国历史学在许多领域已成国际性研究的课题，与国外学者加强这种在学术上的来往，互通信息，交流成果，都是必要的。史学研究，不仅在国内也要在国外有影响和作出贡献。

## 第二章 中华一体 构成概观

“中华一体”是就我国历史统一的国家结构体制提出的一个学术研究的课题。一体是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发展过程，它包括中华社会史中的各个领域。民族是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发展过程。区域和政治、经济、文化也是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发展过程。“中华一体”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是在同“华夷正闰之辨”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解放后史学界较普遍应用的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理论性的概括，“统一”就是一体，“多民族”就是多元，“中华一体”只不过是把这种思想的认识深化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课题而提出，并作为史学研究的主体思想和系统结构而进行研究。

### 一、研究“中华一体”的依据和标准

“中华一体”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有它的

前提、依据和标准。“中华一体”是中华历史的统一的整体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用不同称谓的术语来概括，由指中原的“中华一体”发展为指全国的“中华一体”同是一体有不同时期和阶段的一体格局。而这种不同的一体格局及其称谓的变化，是提出“中华一体”这个整体概念的前提和依据。

一体的本义就是指由多事物的统一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整体。在古时国家不是最大的概念，而“天下”是最大概念，即家大夫、国诸侯、君天下，君是最高的统治者。作为一个最大的整体的天下，可以以一个家庭内的关系来概括，称之为“一家”或者是以人体的构成的身与四肢关系来概括称之为“一体”。《礼记·礼运》称原始社会为“天下为公”的“公天下”，阶级社会为“天下为家”的“家天下”。《尚书·大禹谟》：“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这种“天下一家”是由家、国、天下三个层次所构成，因之称为“天下国家一体”<sup>①</sup>。荀子以人体结构的身与四肢<sup>②</sup>；贾谊以首与足比作天下中的中国与四夷的地位关系<sup>③</sup>，因而一家和一体内的华夷、中外，是个统一的整体关系。这个时期强调人禽、华夷、中外之分而存一体，到后来则强调人禽、华夷、中外在人格、族类、区域上的同一的一体，这是在观念发展史中的一个重大转变，前者是分人禽、分华夷、分中外的“天下一体”后者是不分人禽、不分华夷、不分中外的“中华一体”，也就是“一统中国”。

“一统中国”的全国性的新观念形成之后，把不同的族、不同的区域都看作是中国人和中国的统一关系，它被后来所继承和发展，赋予不同阶级和社会制度的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中国”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在过去的历史上是由“天下一体”发展为“中华一体”，

也就是“一统中华”、“一统中国”。现在我们称这样国家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统一多民族国家”。今天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一体”既不同于“天下一体”，也不同于封建社会后期和近代社会的“中华一体”，而是新型的民族统一、制度统一、国家统一的“中华一体”。

“中华一体”是就历史上的统一而提出的一个课题。这个课题的提出有它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基础，也是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思想针对性，它是批判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因循，是在对传统文化虚无主义和国家虚无主义的批判中发展的。

“中华一体”研究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哲学的对立统一的规律，也就是矛盾律。把历史上的我国看作是一个包括着诸种矛盾着的事物的大系统的统一整体，这个整体中的诸种事物既矛盾又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历史上客观存在着诸种事物间的对立、矛盾和斗争，也存在着诸种事物间的联系、一致和同一。以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理论为指导，研究这个大系统的诸种事物的同一与斗争，及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和发展变化的历史。

一体即同一、统一；多元即多种事物间的对立和并存、发展、转化和联系。多元共存于一个大系统的统一体中，又互相依存和转化，诸种事物间的矛盾斗争是绝对的，它在一体中贯穿始终，同一是暂时的、发展的、变化的，由旧的一体转化为新的一体。在一体中的诸种事物的对立和矛盾历史形成的对立着的诸种观念。与此同时诸种事物的联系、交融和统一，也历史的形成同一着的诸观念。这种对立和同一着的历史事物和观念，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基础进行研究。日本白鸟库吉提出的“南北对立论”成为“征服王朝论”理论支柱，他认为在我国历史上对立是常态，统一是变态。这种用常态和变态表